


— 選 詩 爾 戈 太

8933
T128



飛 鳥 集

(Stray Birds)

鄭 振 鐸 譯



一 選 詩 爾 戈 太

集 鳥 飛

(Stray Birds)

譯 鐸 振 鄭

版 出 會 究 研 學 文

1922



父之爾戈太



爾 戈 太 的 化 同 然 自 與

例言

譯詩是一件最不容易的工作。原詩音節的保留固然是決不可能的事，就是原詩意義的完
整移植，也有十分的困難。散文詩算是最容易譯的，但有時也須費十分的力氣。如惠德曼（Walt
Whitman）的草葉集便是一個例。這有二個原因：第一，有許多詩中特用的美麗文句，差不多
是不能移動的。在一種文字裏，這種字眼是『詩的』，是『美的』，如果把他移植在第二種文字
中，不是找不到相當的好字，便是把原意醜化了，變成非『詩的』了。在太戈爾的人格論中，曾討
論到這一層。他以為詩總是要選擇那『有生氣的』字眼，——就是那些不僅僅為報告用而能融化
於我們心中，不因市井常用而損壞他的形式的字眼。譬如在英文裏，『意識』（Consciousness）這
個字，帶有多少科學的意義，所以詩中不常用他。印度文的同意字 Chetana 則是一個『有生
氣』而常用於詩歌裏的字。又如英文的『感情』（Feeling）這個字是充滿了生命的，但彭加
利文裏的同意字 Anubhuti 則詩中絕無用之者。在這些地方，譯詩的人實是感得萬分的困
難。第二，詩歌的文句總是含蓄的暗示的。他的句法的構造，多簡短而含義富豐。有的時候，簡直

不能譯。如直譯，則不能達意。如稍加詮釋，則又把原文的風韻與含蓄完全消滅，而使之不成一首詩了。

因此，我主張詩集的介紹，只應當在可能的範圍選擇，而不能——也不必——完全整冊的搬運過來。

大概詩歌的選擇，有二個方便的地方：第一，選擇可以適應譯者的興趣。在一個詩集中的許多詩，譯者未必都十分喜歡他。如果不十分喜歡他，不十分感覺得他的美好，則他的譯文必不能十分得神。至少也把這快樂的工作，變成一種無意義的苦役。選擇則可以減滅譯者的這層痛苦。第二，便是減少上述的兩層翻譯上的困難。因為如此便可以把不能譯的詩，不必譯出來。譯出來而醜化了的或是為讀者所看不懂的，則反不如不譯的好。

但我並不是在這裏宣傳選擇主義。詩集的全選，是我所極端希望而且歡迎的。不過這種工作應當讓給那些有全譯能力的譯者去做。我為自己的興趣與能力所限制，實在不敢擔任這種重大的工作。且為大多數的譯者計，我也主張選擇是較好的一種譯詩方法。

現在我譯太戈爾的詩，便實行了這種選擇的主張。以前我也有全譯太戈爾各詩集的野心。有好些友人也極力勸我把他們全譯出來。我試了幾次。但我的野心，與被大家鼓起的勇氣終於給我的能力與興趣打敗了。

現在所譯的是太戈爾各集的詩，都是

(1) 我◎所◎最◎喜◎歡◎讀◎的◎，◎而◎且◎

(2) 是◎我◎的◎能◎力◎所◎比◎較◎的◎能◎够◎譯◎得◎出◎的◎

有許多詩，我自信是能夠譯得出的，但因為自己翻譯他們的興趣不大強烈，便不高興去譯他們。還有許多詩我是很喜歡讀他們，而且是極願意把他們譯出來的，但因為自己能力的不允許，便也只好捨棄了他們。

即在這些譯出的詩中，有許多也是自己覺得譯得不好，心中很不滿意的。但實在不忍再割捨他們了。只好請讀者賞讀他的原意，不必注意於粗陋的譯文。

太戈爾的詩集用英文出版的共有六部：

- (一) 園丁集 (Gardener)
(二) 迦檀吉利 (Jitanjali)
(三) 新月集 (Crescent Moon)
(四) 採果集 (Fruit-Gathering)
(五) 飛鳥集 (Stray Birds)
(六) 愛者之贈與歧路 (Lover's Gift And Crossing)

但據 B. K. Roy 的太戈爾與其詩 (R. Tagore The Man And His Poetry) 一書上所載，他用彭加利文寫的重要詩集，却有下面的許多種：

- Sandhya Sangit, Kshanika,
Probat Sangit, Kanika,
Bhanusingher Padabali, Kahini,
Chabi O Gan, Sishu,

Kari O Komal,

Naibadya,

Prakritir Pratisodh,

Usharga,

Sonartari,

Kheya,

Chaitali

Gitanzali,

Kalpana,

Ghimalya,

Katha,

我的這幾本詩選，是根據那六部用英文寫的詩集譯下來的。因為我不懂梵文。

在這幾部詩集中，間有重出的詩篇，如海邊一詩，已見於新月集中，而又列入迦檀吉利，排爲第六十首。飛鳥集的第九十八首，也與同集中的第二百六十三首相同。像這一類的詩篇，都照先見之例，把他列入最初見的地方。

我的譯文自信是很忠實的。誤解的地方，却也保不定完全沒有。如讀者偶有發現，肯公開的指教我，那是我所異常歡迎的。

飛鳥集 例言

鄭振鐸一九二二, 六, 二六, 六

太戈爾傳

孩提之天使

「他們喧嘩爭鬥，他們懷疑失望，他們辯論而不知結果。」

「讓你的生命到他們當中去，如一線之光，我的孩子，鎮定而且純潔，愉悅他們而使之沉默。」

「他們貪望，他們妬忌的時候，是殘忍的，他們的話，好像隱存着的刀刃，渴欲飲血。」

「去，去立在他們黑漆漆的心中，我的孩子，把你的和善的眼光墮在他們上面，好像那傍晚的慈善的和平，覆蓋着日間的騷擾一樣。」

「讓他們看你的臉，我的孩子，因此能夠知道一切事的意義，讓他們愛你，因此使他們相愛。」

「來，坐在「無限」的底上，我的孩子。在朝陽出時。開放而抬起你的心像一朵開着的花，在夕陽落時，低下你的頭，沉默的完成了一日之崇拜。」

自新月集

許多批評家都說，詩人是「人類的兒童。」因為他們都是天真的，和善的。在現代的許多詩人中，太戈爾 (Rabindranath Tagore) 更是一個「孩提的天使。」他的詩正如這個天真爛漫的天使的臉；看着他，就知道一切事的意義，就感得和平，感得安慰，並且知道真相愛。著太戈爾的哲學的 S. Radhakrishnan 說：太戈爾著作之流行，之能引起全世界人的興趣，一半在於他思想中的高超的理想主義，一半在於他作品中的文學的莊嚴與美麗。他的著作在現今尤有特殊的價值；因為這個文明世界自經大戰後，已宣告物質主義的破產了。（參閱太戈爾底哲學 第二頁）

二

太戈爾是印度彭加爾 (Bengal) 地方的人

印度是一個「詩的國」詩就是印度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新生的兒童到了這個世界上所受的一次的祝福，就是用韻文唱的孩子大了，如做了不好的事，他母親必定背誦一首小詩告

訴他這種行爲的不對。在初等學校裏，教了字母之後，學生所受的第一課書就是一首詩。許多青年的心裏所受的最初的教訓就是：『兩個偉大的祝福，能消除這個艱苦的世界的恐怖的，就是舊詩的甘露與交好的朋友。』許多印度人做的書也都是用詩的形式來寫的；文法的條規，數學的法則，乃至博物學，醫學，天文學，化學，物理學，都是如此。結婚的時候，唱的是歡愉之詩；死屍火葬的時候，他們對於死人的最後的說話，也是引用印度的詩篇。

在這個「詩之國」裏，產生了這個偉大的詩人太戈爾自然是沒有什麼奇怪的。

三

太戈爾的生辰是一千八百六十一年五月六日。他的家庭是印度的望族；他的長輩，出了許多望人；他的同輩和晚輩也出了好些哲學家藝術家。他自己曾說道：『我小的時候所得的大利益就是文學與藝術的空氣瀰漫於我們家裏。』他們的接待室裏，每天晚上，燈都亮着，客人來往不絕。他的兄弟 Ganendra 在家裏搭起戲臺，演過 Pandit Taskarāna 做的戲；他的姪子 Jyo-tiprakash 也教過他做詩。他的父親 Debendranath Tagore 更是當時的一個天才。太戈爾在

此優越的環境中長成，他的偉大的詩才受了不少的灌溉，自然是要出芽，生枝，而且開花結果。

太戈爾的母親，死的很早。他在兒童時代，寂寞而不快樂。很少出外——到街上，或園林裏——去遊玩。離了家塾以後，他進了本地的東方學校，師範學校，又進了英國人辦的彭加爾學校，又被送到英國去學法律。但是學校裏的刻板而無味的生活，他顯出十分憎惡。無論到那個學校都不過一年就退學回家。他父親很知道他的性情，並不強迫他去服從學校裏的殘酷而不明瞭兒童個性的教師，只在家裏請了人教他。

但他還有兩個大教師呢！一個是自然界，一個是平民。太戈爾他自己告訴過我們，自然界就是他的親愛的同伴，她手裏藏了許多東西，要他去猜。太戈爾的猜法真是奇怪！凡是她給他猜的東西，他沒有一猜不就中的。這因為他與自然界相處，已久而且深了。他很小的時候，就愛她；他家裏有一棵榕樹，他少時嘗到樹下洗澡游玩，到了後來，還記住他：

『縹緲的樹根從你枝幹上懸下，呵，古老的榕樹呀，你日夜不動的站着，好像一個苦行的人在那里懺悔，你還記住那個孩子，他的幻想曾同你的影子一同遊戲的嗎？』

以後，剛格(Chang)河的風光，喜馬拉野山的景色，幾乎無不深深的印在他明澈的心鏡裏。他與他父親的工人，交際得很密切。他在Salaidin地方管理他父親的農產時，除了Padma河，他的最好的朋友就是一般農民了。所以他竟成了他們內在的精神的表現者。

在太戈爾二十三歲的時候，他與一個女子結了婚。這個婚姻是理想的快樂的結合。到後來小孩子們降臨他家的時候，他又得了新的教師了。新月集就是在那時寫的。在世界文學家裏，沒有一本詩集比他這個新月集描寫兒童更好而且更美麗，真切的了。母親的永久的神祕與美，與孩子之天真，都幽婉地溫和地達出了十二分。且看：

「大家都知道你是十分喜歡甜的東西的，——這就是他們所以叫你貪嘴麼？
嚙！那末，他們把我們喜歡你的人叫做什麼呢？」

這句母親對她孩子說的話是如何談諧而慈愛呀！總之天真爛漫的兒童世界，教導他以不少的真理。在他三十五歲前後，他的夫人死了。他的愛女，他的愛兒也都相繼而夭亡。這個可怕的一般憂籠罩在他身上，使他做出世界上最柔和甜美的情歌，使他的靈魂更有力，更尖銳。他的詩，在

這個時期所寫的也很優美。後來遂轉其筆鋒去做頌神之歌，不復作情詩。

『這個蔓延的痛苦，因愛與欲望，更深邃而成爲人類家庭裏的悲哀與快樂，這就是永遠融合，流溢在我詩人心中發出來的歌聲中的東西了。』

這是他頌神詩集 (Gitanjali) 中的一句，我們讀了覺得他還有餘痛浮繞在他筆端呢。

一九〇二年，他創辦了一個「和平之院」——山鐵尼克當 (Shantiniketan) 學校——校址在 Bolpur 離加爾加答不遠。在那個地方，他兩個大師——自然界與兒童——已融合在一起了。這個學校的教法，用印度的古法而參以西方的方術，是一種森林學校，凡是到那裏參觀過的人都以爲太戈爾的計劃，非常成功。以前只有二三個學生，到了現在，已經增加到二百人。他得的諾貝爾文學獎金，已捐入此校爲基金。聽說，他的著作所得的利益也都消耗在這個學校裏。Macdonald 君做了一篇關於這個「和平之院」的游記，說：『無論什麼東西在那個地方都是和平，自然而且快活。』任何好爭鬥，好煩惱的成人，一到了這個「和平之院」，聽見早晨的兒童的清脆抑揚的歌聲，沒有不忘記了他的困惱的生的擔負的！

他的著作多自己譯成英文。最初出版的是園丁集。此詩集一出，凡是說英語的民族，與懂得英語的民族，沒有不大大的受了驚駭。以前太戈爾的名字，除印度外，知道的人極少。自此以後，這個白衣的和平天使的威力立刻瀾漫於全人類之間。瑞典的文學會，也立刻把一九一三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金，致之於他的座前。

一九一五年，他到了日本。受日人極狂熱的歡迎。一九二〇年，他到了美國，這個拜金國的國民也是非常鼓舞的去迎接他。一九二一年，他到了德國；德人受歐戰之刺激，思想大變，對於這個東方的「自然之子」，更表示一種特別的敬意。據柏林通信說，他講演的地方，德人特別佈成森林的景色，因為大家都知道，太戈爾不僅是「人類的兒童」，且是「自然的兒童」。

在一九二〇年（？）法朗士、巴比塞、羅素、愛倫開諸人在法國巴黎，發起了一個「光明團」，為永久和平的，非戰的運動，太戈爾也在裏邊。他又盡力鼓吹印度的獨立。曾向英國政府請願許印度的自治，竟因此被他們把他的「勳爵」(Sir)頭銜取消。

四